

漫談臨沂街風華

林國軒

臺北市臨沂街，在日治時期是屬於幸町和東門町的轄區，當時的町，類似今日的里；幸町的範圍，大概是今日台北市臨沂街北段、齊東街、濟南路、青島東路、以及徐州路附近，東門町則是臨沂街南段，靠近現在的仁愛路和信義路之間，仁愛路即是當時的東門町通，所以臨沂街是一條很有歷史內涵的街道。

整條臨沂街並不長，位於台北市的市中心「中正區」，是南北縱向的街道，北從八德路，向南穿過忠孝東路、濟南路、仁愛路，到信義路為止，長度大概是800公尺長，路幅也只有四到六公尺的寬度，而且是彎彎曲曲單行道，它雖然是一條非常不顯眼的小街道，但是名氣相當大，早年走仁愛路的公車設站，在金山南路口，就不是以四線道的仁愛金山路口為站名，而是以臨沂街為站名。

由於臨沂街不長又狹窄，所以只能說是小型道路，甚至比一些巷道還要小；整條街的門牌號數，如果連巷也計入，並沒有超過81個號碼，像我居住的57巷，經過59巷、61巷、63巷，一直到65巷，中間沒有任何門牌！這種情形，在國內，可能絕無僅有。

當年搭計程車，司機問要到哪裡時，如果說要到「臨沂（音宜）街」，司機都會懷疑的再問一次，我便會回說是到「臨其街」啦！這樣就沒有問題，因為一般人都把「沂」誤讀為「其」。

早年臨沂街上，最著名的地標是「日本交流協會」（即日本大使館），位於臨沂街北段的濟南路口，現已改建為大樓，當時會設置於此，就是因於這裡在日治時，是政府的高級官舍，自然具有感情。

大概三十幾年前，在北段街道上，又出現了一家「馥園」的餐館，因為都是名流聚集宴會的地方，而且外觀和內部裝潢，都是古典化，是屬於非常高檔的餐館，因而超過「日本交流協會」，成為臨沂街有名氣的新地標。

但是在幾年前，這裡又出現了一座20幾層樓高的「頂禾園」豪宅，似乎又蓋過「馥園」；當年「頂禾園」啟建的時候，在建地左前方，有一棟日式庭園，仍屹立其中，非常堂皇漂亮，當時以為是老闆特意留下來自己居住的，當我下筆寫這篇文章時，才特別去尋找入口，一探究竟，但見玄關上，掛著一片「文房」招牌（地址27巷1號），當時，裡面有小姐出聲說，今天沒有開放，但是卻從屋裡飄出了很濃的檜木香味。

這棟日式庭園，是屬於市政府的產權，現在列為歷史建築，我想會列入歷史建築的原因，應該是一棟裡面用了很難得的檜木建材之關係；在民國102年，市政府的老房子文化運動時，當時可能是由頂禾園（即頂新集團所蓋）出資維修，所以，目前由其集團負責管理，當作公益的圖書館，也附帶經營簡餐和咖啡，價格應該「貴桑桑」，往訪必須預約。



◀臨沂街馥園餐廳

臨沂街北段的開始點，是八德路專賣資訊電子產品的光華商場區域，這個區域的商場，馳名國際；南段則是台北市很有名的東門市場，這個市場啟用於民國17年（昭和3年），是為服務日本的移民聚落而興建，當時是台北市第一大市場，賣的東西都較貴，也較高檔齊全；越過信義路，則是台北市著名的「永康商圈」。

政府遷臺後，因為有很多的外省族群也住在市場附近，因而將市場擴建，而存留至今，不過，在金山南路拓寬時，將之截成兩半，而稍顯沒落；至於中段的仁愛路上，則有一座很有名的東門長老教會，建築很有特色，頂端的十字架鏤空，太陽可以穿透，將來我的新居，就是和它比鄰。

順便一提，東門教會的旁邊，則是致和園豪宅，當年推出的售價是每坪100萬元，比帝寶的每坪80萬元還要貴，這裡，本來也是一座非常漂亮的日式豪宅，但是改建為大樓之後，因為地主（掬水軒）後代的爭產糾紛，迄今仍空在那裡，據說要拆掉重蓋，看來也是相當麻煩。至於臨沂街另一側，一樓則是名山藝術，二樓是聖嚴教育基金會。

在臨沂街風華中，百年歷史的本行，自然沒有缺席，東門分行和中正分行，都是其中一員；現在中正分行行舍，就是屬於銀行自有行舍，原來也是日式庭院的建築，而且庭院範圍很寬廣，建築物也是非常漂亮堂皇，好像是當時董事長台北的宿舍，如果沒有改建大樓，現在很可能會被列入古蹟。

臨沂街的風華，主要是說，在這個區塊中，不但是當年日治時期行政機關所在地，以及日本移民的聚落和行政機關員工宿舍區。當時，比較高級的官舍，大都集中在北段和齊東街一帶，庭園也較寬闊；至於一般職務宿舍和日本僑民的聚落，則都在臨沂街南段，即今日的東門地區。

目前，市政府在屬於臨沂街的這個地區，只有在齊東街和靠近臨沂街的濟南路範圍內，維修了10座日式官舍，其中一棟列市定古蹟，9棟列歷史建築，這是現在台北市，保存比較完整的日式建築群，這裡也是早年政府大官的府邸區，如李國鼎、孫運璿的官邸，即在此區，目前還在陸續進行維修，對日式建築有興趣的國民，可以到這個區域恣意欣賞，因為大部分建築都列為文化遺產，參觀不須要門票。

臨沂街因為是日治時代總督府員工的宿舍區，以及是當時日本人移民聚落區之關係，所以地勢都較鄰近街廓高出很多，顯見日本人對居住環境的處理，可以令人學習。

我在臨沂街住了四十年，只有二十幾年前，納莉颱風時，因為市政府疏於管理，致玉成抽水站的抽水機當機，沒有運作，而造成台北市的世紀淹水慘狀，還水淹捷運站，大家應該記憶猶新；那時，東區的忠孝東路，淹水有一層樓高，而在臨沂街路口，也水深及腰，但是我的住處，水仍然只到一樓的院子而已，並沒有溢入玄關，可見臨沂街地區和其他地區，所形成的地勢落差，相當懸殊。

當年，我住進東門地區時，整個區域內，幾乎全是一棟棟獨院的日式建築，到處日式木造平房的庭院林立，綠意盎然，顯得很開闊，可是時至今日，區域內，已經跑出了一棟棟七、八層的新樓房，雖然在街道旁邊，還有很多市政府編號列管的百年老樹，佔有了一席之地，而稍顯綠意，但已無當年整體的優美環境和氣氛了。

臨沂街可能被認為是很好的住宅區，所以出現了很多特色商店，例如57巷口，就有一家「誇張古董咖啡店」，曾被很多電子媒體和平面媒體廣泛報導；而在59巷口（即對向44巷1號），前幾年，也由京倫集團維修了一間日式庭園的「京倫會所」，只賣咖啡和茶，室內空間，則提供當藝術展覽之用，現在疫情期間，仍有對外開放。

此外，在此區的餐廳則有兩家「上海鄉村」，一在仁愛路，一在濟南路，都是生意鼎盛，其他則有一家日式餐廳「寶船」，亦是相當有名氣；其他，東門教會的鄰近，這幾年又新開了一家「山海樓」餐廳，其內部裝潢之豪華，更勝過當年的馥園，顯非一般人消費得起的場域。



至於在仁愛路上的鴻禧大廈旁邊，則有王品的老闆，也弄了一間「益品書屋」，讓訪客一面看書一面喝咖啡，這個理念，和我的民宿「眉山居」，當年開業時的理念，是完全相同的，當時我還把咖啡取名為「三餘咖啡」（註），就是希望訪客暑熱時，仍能在冷氣中，享受一杯熱騰騰的咖啡，所以要訪客體會古人必須利用「三餘」的時間念書的艱辛。

每個人一生中，都會有很多機緣，我會入住臨沂街，享受其中的風華，就是一個機緣，所以，我就來談談這個機緣。

當年，內人娘家，是住在附近的連雲街，我則住在齊東街的銀行宿舍，每次太太回娘家後，全家都是用走路回齊東街宿舍，其間，必須經過臨沂街57巷，周遭狀況或情形，一目了然。

大概四十年前，有一天晚上，走路回家經過57巷9號時，忽然看到四樓陽台邊，貼了一張紅紙條，寫著大大的「售」字，這時，內人忽然起心動念的跟我說，我們明天去看看。

聯絡好屋主後，我們第二天進去看房子，但見房子很寬敞，大概有60幾坪，光線和通風都非常良好，我看了之後，實在非常喜歡，但是卻有點怯意，不過內人的意願卻非常強烈，因此開始約時間談價。

以我們當時的經濟能力，要買這棟房子，其實是不可能的，既然太太意願強烈，自然有她的打算，所以，我們開始約屋主談價；沒想屋主除了願意配合我的自備款折價外，還願意先過戶再辦貸款，以付清房價，真是讓我喜出望外，因而順利入住臨沂街，成為臨沂街

住戶的一員，所以才能夠來寫這一段購屋機緣，補入臨沂街風華中。

搬入新居，免不得要跟鄰居認識，我是四樓的頂樓，一樓是新亞建設公司鄒董事長的住家，也是最需要溝通的人，於是我邀他到家裡參觀；當時，正是暑夏，頂樓悶熱，這時，他跟我說，屋頂可加蓋鐵皮，會比較涼爽，也不會滲水。

聽到鄒先生的建議之後，大喜過望，馬上再向銀行借款，快速雇工處理；當時施作時，在65坪的房子屋頂，僅留下5坪當花園，其他全部蓋上鐵皮，因而增加了60坪的室內空間。

我一直很感念鄒董事長的同意，而讓我有非常寬敞的使用空間；他喜歡下圍棋，所以在他房子重新裝潢整修的時候，我既使只會下阻擋式的圍棋，仍然答應他下班後陪他下棋，而讓他特別弄了一小間下棋房間；但是當他搬去忠孝東路，他公司所有的200坪招待所居住，在房子裝潢好之後，也許是住習慣了，就沒有再搬回來，一直到現在改建大樓時，都還是空在那裡，當年輕率承諾陪他下棋的事，才因此沒有穿梆。

初搬入新家時，前幾年還經常收到馬星野先生（曾任中央通訊社社長）的函件，所以我居住的前手，應該是馬先生，他當年是黨政的名人，所以我也把它列入在本文的風華中。

臨沂街的家，已經記不得招待過多少朋友和銀行同事了，倒是記得規模最大的一次，是我接任福和分行主管的時候，時值年尾，前任主管因為貸款問題被調離，所以把一整年積聚的公關費用，全部買禮物送給員工，以致農曆年

底要辦忘年會的時候，沒有了資金，讓我很傷透腦筋。

內人知道原委之後，跟我商量說，我們可以在家弄自助餐招待呀！有了太太的出面幫忙，總算把分行年尾忘年餐會的困擾解決了，人生依靠另一半的重要性，算是再次體會到了。

我想，每個家庭應該不可能有那麼大的空間，可以在家裡辦四十幾人的自助餐聚，當時太太攬下這個大工程，靠的就是她有好的廚藝能力之外，最重要的是我家樓上，有60坪的空間支撐，她才敢做出這樣的決定。

辦餐，需要空間之外，還需要餐桌，因為我們樓上有乒乓球桌，所以很方便的就併成餐桌，然後大家站著用餐，就一切解決了；至於樓下的客餐廳，連泡茶桌位子算算，約有30個位子，應該可以支撐這一場忘年餐會，以及同仁會後之活動。

當時是由太太自費打理餐飲，他還找閨密幫忙，她娘家是黑松汽水經銷商，飲料就這樣輕易的解決了；至於我的部分，則把公家能使用的一點點經費，分了五個較高的款項，辦理抽獎之外，其他則平均分給同仁，讓他們也能在其中，感受到年尾的歡樂氣氛，沒有讓我這個初任經理的主管漏氣。

飯後，由於有很多同仁，都去打乒乓球了，還有同仁到書房看書，因而分散了人流。也許，這是一次很克難的忘年餐會，而令很多人難忘，應該是前無古人，也可能是後無來者，所以至今還有當時參加的同仁，常常提起。也許這一次的自助餐經驗，在十多年後，我在南庄經營民宿時，常常帶團旅遊，在

入住民宿後，就是在園區辦自助式的晚餐，而讓民宿的收益極大化。

附帶一提一個殊勝的因緣，大概在購下臨沂街房子的三年後，內人因為跟朋友去看一位密宗師父，結果三天後，那位師父竟然到家裡來，他是最早期來台灣弘法的有數幾位密宗上師之一，也因此機緣，內人便把樓上空間，無償提供作為弘法道場，前後有四年的時間，並且因之皈依密宗。

當年，密宗初入台灣，國人並不太了解，我家由於喇嘛的進進出出，而讓很多鄰居和行人側目；那時，無論是從美國、印度、尼泊爾或不丹等國家來台灣的密宗師父，除了達賴喇嘛之外，大概都有到過我家，不過很難得的是，當年達賴喇嘛到臺灣，我和內人除了是坐貴賓席的人員之外，在當時警衛森嚴的情況下，竟然能和達賴喇嘛在福華飯店的電梯口，不期而遇，接受加持；現在藏密在國內已經非常普遍，國人對穿著紅色衣服的喇嘛，已經是見怪不怪了。

四十年的歲月匆匆飄逝了，都市在變，整條臨沂街的區塊也在變，不但北段都蓋起了大樓，而東門區域的日式庭院，也大都改建成七八層的樓房，日式庭院慢慢的一間間消失了，同時綠意也消失了，良可嘆惜。

至於我家，也因為幾年前參加都更，目前正在改建，建竣之後，會變成高達21層的大廈「至仁愛」，改建後，門牌也變成仁愛路的門牌，臨沂街57巷9號的門牌號碼，因而成為歷史；今後，雖然可以有電梯搭乘，而不必爬樓梯，但是40年的樓梯步行歲月，卻是無法讓人忘懷；世上的很多東西，都是隨時在改變，都市如此，我們的人生，又何嘗不是如此。

註

所謂三餘，是指三國時，有一位叫董遇的塾師，要學生善於利用三餘的時間讀書，力求上進，三餘是說「冬者歲之餘，夜者日之餘，陰雨者時之餘也」。



▲台北市政府編號列管的百年老樹



東港賞雁

郭志明

去年的冬天比往年冷的早，北方候鳥先頭部隊紛紛提前南飛，北部沿岸及宜蘭平原正好是候鳥順著東北季風來台的第一站。近年來小白鶴、東方白鸕、小天鵝、斑頭雁等大型候鳥主要停留在新北及宜蘭渡冬。北部的鳥友得地利之便，隨時賞鳥，而南部的鳥友只能祈盼北雁南飛。11月期間眼尖鳥友在東港大鵬灣附近發現一隻白額雁在休耕水田覓食，引起南部鳥友騷動，每日數十名鳥友前往拍攝，美照po上網，引起正名討論，是白額雁或是小白額雁？最後由資深專家討論以體型略小，眼眶有金黃色特徵及白額較高，確認是小白額雁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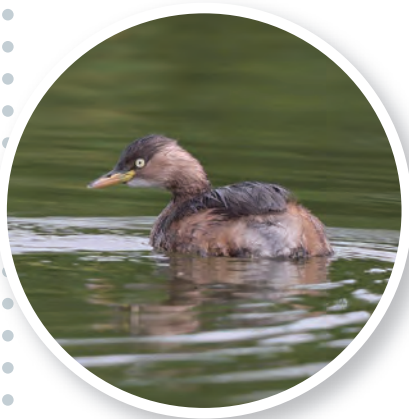
這幾年在東港拍過彩鸕、白眉秧雞、黑面琵鷺、埃及聖鸕、鸕鷀等水禽鳥類，對大鵬灣週遭環境略有認識。趁週末循著鳥訊所報導的鳥點，下了3號高速公路尾端，8：40先進入大鵬灣的

右岸濕地，躲在荒煙漫草的樹叢裡，面對水池的紅磚土堤上，幾隻鸕鷀正張翅享受冬日和煦陽光，寂靜無聲的濕地就我一人獨享遠離塵囂寂靜的世界。偶爾紅冠水雞呱呱的叫聲劃過天際，突然聽到匹、匹、匹嘹唳似馬鳴的叫聲，一隻小鸕鷀從水中探頭出來，又沉入水中捕魚，神情自在，並未發覺隱身樹叢中的我。見機不可失，趕緊對焦，正好牠從綠背景的水面浮出，側面正面都有入鏡，圓滾滾的白色眼睛，中央一點黑眼珠，甚是可愛，羽毛上還留著幾滴水珠。過了30秒牠游向右側水域，離開我的視野。由於週遭雜草叢生，我留在原地，等待牠回頭。幾隻鸕鷀陸續降臨水池，距離有點遠，僅能拍照記錄。今日的目標鳥是小白額雁，見小鸕鷀(ㄉㄨㄛˊ)未游回來，趕緊收拾裝備，驅車前往鳥點。

10分鐘來到大利路與東新路口，鳥點離馬路50公尺，地勢略高，右側是一望無際的休耕水田。幾位鳥友正交頭接耳閒聊，有些鳥友拍攝水鴨及鸕科水鳥。現場沒有見到小白額雁，詢問鳥友，才知道8點多飛走後，還沒有飛回來。已經拍到小白額雁的鳥友紛紛離去，一位鳥友建議可以去左岸濕地拍鶴鷗、紅腰杓鷗及金斑鴉，然後再回來試試運氣。既然來到東港，先去拍鶴鷗也無妨，下午再來。

來到左岸濕地，面對大鵬灣，視野所及都是水，一艘動力舢舨在風平浪靜的水域捕撈作業。跨過欄杆，走入蔓草小徑，一人高的紅樹林中有三個位置可供拍攝，非常隱密，若不是鳥友的詳細說明，還真不容易找到。只可惜相機還未架好，一隻魚鷹腳夾一隻魚從遠處飛來，只能眼睜睜看著牠展開修長雙翅瀟灑乘風而去。隱藏在樹叢中的我，靜靜觀察等待，來覓食的水鳥也未察覺我的存在。約莫10分鐘，幾隻金斑鴉越走越近，近到5公尺內，相機畫面差點

爆框。金斑鴉數量龐大屬於普遍的鴉科水鳥，黑色短短的嘴喙，適合泥灘中覓食，黃褐色羽毛搭配暗褐色斑點，在一般淡色水鳥中算是鮮豔顏色。接著稀有鶴鷗出現在水邊，紅色長腳踏在灰色泥灘中，特別醒目。只見牠輕快身影無聲無息游走泥灘，突然一個竄步，一隻小螃蟹已然到嘴，螃蟹極力掙扎，揮舞雙螯，但仍然敵不過鶴鷗長而有力的嘴喙。鶴鷗將渾身沾滿泥土的小螃蟹在淺灘略清洗，隨即叨住飛往遠處。事後查詢野鳥圖鑑，才知道鶴鷗進食前，習慣將螃蟹的腳及螯咬斷，再將身體吞入肚裡。不久，膽怯怕生的中杓鷗在20公尺外的沙灘出現，長而彎的嘴喙插在泥灘中覓食，模樣實在特殊。嘴喙長度約頭部的2倍長，不成比例。周遭寂靜無聲，招潮蟹紛紛探頭從洞穴爬出，舉起暗紅色的單隻大螯橫行，宣示主權的味道極濃。長鏡頭下的蟹殼有著藍綠色的花紋，甚是獨特。兩隻彈塗魚張著大凸眼，擺著尾巴，在泥灘覓食，只可惜陰天，沒有陽光的照射，無法顯現魚鰭上的藍色斑點。



▲圓滾滾白眼黑眼珠的小鸞



▲可愛常見的金斑鴉



▲稀有的鶴鷗，明顯的白眼圈與澄紅色的腳

時間一晃來到1:30，飢腸轆轆，收好裝備，準備找一家東港小吃“肉粿”品嚐。Google map顯示肉粿店要進入市區，怕假日車多擁擠，來回費時，只好到附近7-11吃義大利肉醬麵配冰咖啡。餐後回到拍小白額雁鳥點，已有十餘位鳥友在拍攝，只是雁在200公尺外的水邊和幾隻蒼鷺在一起，或休息，或啃嫩芽，因為距離實在太遠，只能紀錄首次遙遠的見面。乾等兩個小時不見牠有移動的跡象，一旁還有一對不普遍的冬候鳥赤膀鴨，隨手拍幾張飛版，時近黃昏，只好回家。

接下來的一週有鳥友po出野狗在鳥點出沒，小白額雁驚嚇飛起的照片，不知羨煞多少鳥迷。同時來了兩隻豆雁，三隻雁有伴，彼此照應，覓食活動有時近到50公尺內。而且兩隻豆雁同屬雁行目、雁鴨科，一隻是寒林豆雁，一隻是凍原豆雁，寒林豆雁體型稍大，嘴及頸較長，羽色外觀大致相同，唯獨額頭角度較平緩。一到週末，8:30我已迫不及待到達鳥點，現場已有10餘位鳥

友在等待，碰到幾位認識的鳥友彼此寒暄，但總覺得今日不妙，因為一台怪手在30公尺外整地，隆隆的聲音，影響雁的出現。9:30不見雁群蹤影，有人紛紛離去，我盤算不如先去大鵬灣拍水鳥，下午再來。

來到上週拍鶴鷗的鳥點，已有一位鳥友在樹叢中拍攝，拍不到10分鐘，隔壁鳥友說他的朋友通知三隻雁已出現。我趕緊收拾裝備折返雁群鳥點。回到鳥點，十餘名鳥友已在拍攝，只可惜鳥的位置正好逆光，加上水面反射，畫面還是暗了一點，即使設定相機加光功能也不清晰。一位熱心的當地鳥友建議我們繞道到對面拍攝，不僅順光，與鳥的距離較近，畫面比較清晰。還詳細說明開車路徑，一時之間，大夥紛紛離開，循著路徑開車出發。車子經過東港第一公墓，順著大圳，5分鐘後來到對岸，先到的鳥友已經按下快門拍攝，我放慢腳步慢慢接近，唯恐驚動雁群，加入拍攝行列，順光下畫面果然清晰。



▲不普遍的中杓鷗，長而下彎的嘴喙，約為頭長的兩倍



▲高高舉起單螯的招潮蟹，在洞口正宣示主權



▲上面是赤膀鴨，下面是赤頸鴨

三隻雁在荒廢的農地啃食嫩芽，這才發現雁的嘴喙長著鉅齒狀與一般鳥類嘴喙明顯不同。鋸齒狀的嘴喙，稱為「齒狀喙」可以輕易咬斷嫩芽，這才想起小時候住在鄉下，最怕被鵝追著跑。後面的鳥友陸續來到，有些急著拍攝，動作略大，雁群似乎感受人影晃動，搖著尾巴，左擺右擺，慢慢遠離，從原來30公尺距離走遠100公尺之外。約有一個小時，雁群時而在農地啃草，時而穿越田埂樹叢到隔壁水田喝水，鳥友也跟著移動，一會兒拍吃草畫面，一會兒拍水中倒影畫面。中午時分肚子有點餓，心想雁群安靜活動，短時間應該不會飛走，趕緊走到50公尺外的車子取麵包和飲水。回頭時走到半路，聽到鳥友說雁群在抬頭警戒，好像要起飛了。



▲鋸齒狀的嘴喙適合咬斷嫩芽

原來天上一隻黑鳶由南向北從遠處飛來，霎那間，所有鴨群聞風喪膽般的驚慌起飛，亂成一團，等我衝回原地，雁群已然起飛，從正面飛過來，速度來的真快，對焦不及，只拍到模糊的身影。三隻雁從頭頂飛過，一下子遠離視線，消失天際。我懊惱不已，好不容易有夢寐以求的飛行版畫面，卻因口腹之慾而錯失良機。約莫1分鐘隔壁的女鳥友激動著說，雁群從右側天空繞過來。我趕緊抓住機會對焦，只許成功不許失敗。只見三隻雁由遠處分列進場，小白額雁在中，豆雁在兩旁，展開雙翅順著氣流滑翔，接近水田時三隻雁兩前一後，另外一隻鴨子跟在右側魚貫進場，降落時激起水花片片。路上的雁走起路來一擺一擺，左右搖晃，看似體型肥胖的呆頭鵝。但在空中滑翔時，頭頸、翅膀、身體成三角形，有如幻象2000戰機的流線型。趕緊檢視畫面，還好雁身形龐大，而相機的鳥眼對焦功能也正常發揮，再加上雁滑進場時，振翅節奏穩定，畫面中的雁非常清晰，配合褐黃色系列的草叢當背景，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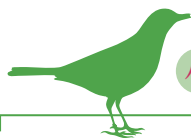


▲小白額雁居中間，兩旁豆雁，三雁魚貫緩緩降落

有點冬日蕭瑟的感覺。慶幸運氣好加上平日練習飛版技巧才有這張照片，嘴角不禁泛起一絲微笑。現場鳥友興奮的低聲交談，今天拍攝總算值得。通常能拍到飛行版，不是清晨先到鳥點等候雁群降落，就是要等黃昏雁群歸巢起飛，但黃昏時光線較暗，拍攝效果不佳。若遇到野狗出現或黑鳶臨空的機會真是可遇而不可求。希望東港濕地的良好渡冬環境，讓雁停留整個冬季，讓更多人能欣賞雁群之美。

後記

過了一個月，鳥友在群組傳達小白額雁不知去向，只剩兩隻豆雁，再過十餘天豆雁也飛走了，再也見不到雁群。有人說是農夫準備耕作整地，有人說水池的水漸乾，棲息環境改變，雁群飛離。隔幾天有鳥友在台南白河林初埤拍到小白額雁，推想應該來自東港。良禽擇木而棲，一點都不錯，一旦生態環境改變，鳥類最先受到影響，飛離選擇合適的棲息地。但社會若不提高對生態環保的責任，終究影響人類下一代的生活環境。



小白額雁

屬於稀少的冬候鳥，體型較白額雁略小，嘴及頸較短，有明顯金黃色眼圈，嘴周圍白色且範圍較大，延至前額頂。

小白額雁常結群活動，可見於湖泊、沼澤、魚塘、蝦池以及河流平緩水面開闊處，棲息於近水的草地農田等處。繁殖於歐洲、西伯利亞等地，越冬於歐洲南部、亞洲大陸西南部，朝鮮半島、日本等地，有迷鳥偶見於台灣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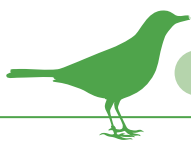
秋去冬來寒風吹
極地雁群向南飛
東港濕地水草豐
喜迎嬌客頭一回

黑鳶臨空南向北
驚慌鴨群四處飛
濕地上空亂一團
三雁無奈緊跟隨

眼見雁群頂上飛
對焦不及氣又餒
但見繞圈雁折返
只許成功看這回

小白額雁與豆雁喝水與吃草籽▶





豆雁小檔案

凍原豆雁繁殖於北西伯利亞的一種雁鴨科鳥類，又稱短嘴豆雁，大雁。寒林豆雁又名豆雁、大雁、麥鵝。廣泛分布於北方的江河、湖泊以及海岸環境。豆雁屬於稀少的冬候鳥，主要以植物的嫩葉、幼芽為食，不過偶爾也會取食少量的軟體動物。有趣的是在遷徙途中寒林豆雁還經常光顧農田，時常會取食越冬的冬小麥等作物，因而引起農夫的不滿。豆雁體形大小有如家鵝，體羽深褐色，上體顏色較深呈褐色，下體顏色較淺呈污白色，各羽片邊緣顏色較淺。豆雁最大特徵是黑色的嘴喙，頂端具有一個明亮的黃色色塊，遠看有如口銜一枚黃豆，所謂「豆雁」指的就是這個「豆子」。虹膜顏色暗棕，腳為橘黃色。寒林豆雁體型較凍原豆雁較大，嘴及頸較長，下嘴較平，額頭較平緩。



◀ 著落前張翅滑翔的特寫鏡頭



心滿意足

李映臻

如果時間可以回到起點，若是人生都只如初相見，當多年過去，還能將這過去都記起，解開在這心底所有塵封的回憶。

記憶裡面，已渡過多少春夏秋冬，歲月讓我們遺忘多少牽掛，得與失之間，隨著年紀漸長，拉近了距離，在匆匆忙忙時光裡，活得從容淡定，其實是一道別樣的風景。

小時候幸福是很簡單的事，長大了簡單是很幸福的事，生活就像一杯濃茶，要慢慢去品味，一口氣喝完的，都只是一杯白開水，酸甜苦辣是生活的味道，沒有經歷的人生都只是想像而已。

人忙一輩子，你會發現，不要老的太快，卻明白的太晚，真正的幸福和逍遙，不是權貴而是身上沒病，心裡沒事，一輩子很短，希望能夠活得盡興，一輩子很長，此生心雖不能滿，意足了便好。

退休人生

鄧明雄

閒來無事摸八圈，
濁酒三杯樂自添，
結伴暢遊歐亞地，
笑談風月不知年。

閒雲野鶴逍遙遊，
家事留給兒女愁，
享受清風和皓月，
不枉人生這一週。

幽 境

詹鴻銘

星月與山水私語
鳥蟲悠悠一共鳴
夜闌心靜竟無聲
一時幽幽入仙境